



本书荣获“图霍尔斯基—文学传媒奖”

焚书之书

Das Buch der verbrannten Bücher

[德] 福尔克尔·魏德曼 (Volker Weidermann) 著

陈钰鹏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焚书之书

Das Buch der verbrannten Bücher

[德] 福尔克尔·魏德曼 (Volker Weidermann) 著

陈钰鹏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焚书之书：时代浩劫试图强行封嘴的声音 / (德)
魏德曼著；陈钰鹏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 - 7 - 5617 - 8455 - 6

I. ①焚… II. ①魏… ②陈… III. ①德意志第三帝
国—历史事件—研究 IV.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996 号

焚书之书

著 者 [德] 福尔克尔·魏德曼
译 者 陈钰鹏
策划编辑 王 焰
责任编辑 陈庆生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455 - 6 / I · 750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记住他们

——译者前言

1933年至1945年的德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断层,94名德语作家的作品被焚烧,被焚书作家遭受监禁、迫害。列在黑名单上的大部分作家逃亡国外,生活在被忘却的深渊中,他们失去了读者、失去了祖国、甚至失去了生命。

历史上的反动派为了巩固政权和实行独裁统治,都需要反动的政治理论、思想和文化宣传作为支撑。1933年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的第三帝国,推行纳粹主义,宣扬日耳曼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乃至消灭“劣等种族”,大肆鼓吹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1933年5月10日晚发生的大规模焚书是纳粹统治的重要舆论行动。从此,纳粹德国在文学领域扯起民族沙文主义大旗,以“反对非德意志精神”为借口,扼杀犹太文化和文学,消灭进步文学,

禁止和平主义思想和反战文学作品，以“捍卫德国文学的民族性”为幌子，迫害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反对“文化布尔什维克”。德国文学面临着巨大灾难。

世界文学史上的罪恶行径——德国焚书运动的出色帮凶是布雷斯劳市立图书馆馆员沃尔夫冈·赫尔曼，他为纳粹党制定了一份焚书清单，这份黑名单列出了 94 名德语作家和 37 名外语（非德语）作家，成为焚书运动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位自以为对希特勒忠诚的图书馆员后来却官司缠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士兵上了前线，于 1945 年德国法西斯覆灭前阵亡。

被焚书作家中的大部分是真正的和平战士，他们反对战争、反对压迫、反对剥削；有的饱受集中营的刑审折磨和长期监禁，有的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不得不逃亡国外，过着艰难、孤独的日子。不少作家客死异国，也有有的在绝望中自杀，活到 1945 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时的作家，多多少少都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后遗症。

在漫漫长夜般的流亡生涯中，有一支无产阶级的德语作家队伍活跃在国外，如安娜·西格斯、博多·乌泽、埃贡·埃尔温·基施、路德维希·雷恩等流亡墨西哥的革命作家，他们坚强不屈地从事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以“流亡文学”粉碎法西斯对德国文学的摧残，为创造真正的德国文学和修补文学史上的断层而做出贡献。安娜·西格斯在流亡途中创作的反法西斯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便是这一时

期杰出的代表作品。小说描写集中营里七个难友的越狱逃跑行动，事后集中营的头儿下令建七个十字架，准备等抓回七个越狱犯后，分别在十字架上将他们绞死。然而，第七个十字架永远是无主的，它象征着正义的人们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希望。小说一时间成为畅销书，仅在美国就销售了 60 万册。

《焚书之书》的作者福尔克尔·魏德曼首次通过艰辛的寻觅、探求和研究，最完整地向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介绍了德国文学史上这一特殊时期，以极其丰富、翔实的内容，将已经被人们忘却的德国作家的生平故事和他们的作品重新展现给德国和全世界的读者。

如果说焚书行动在当时并没有让戈培尔(第三帝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等人达到预期目的，那么到了今天，可以肯定地说，焚书的阴谋已经被彻底粉碎。被焚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又回到了世界读者的心目中，被焚之书受到德国出版界的重视，2008 年，值焚书 75 周年之际，在德国出版了“焚书丛书”第一辑共十种。

福尔克尔·魏德曼是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于 1969 年 11 月 6 日出生在德国达姆施塔特，曾在海德堡和柏林主修政治学和日耳曼学，自 2001 年起任《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文学编辑，2003 年担任该报副刊部主任。2006 年出版《光年：1945 年至今的德国文学史》，获得巨大成功，同时也引起热烈辩论。2009 年因《焚书之书》而获“图霍尔斯基-文学传媒奖”。

奥地利犹太作家斯特凡·茨威格临终时曾有一个愿望：“愿你们还能看见漫漫长夜后的曙光！……我就走在你们前面了。”今天，他的愿望早已实现，人们也会记住包括他在内所有被焚书的作家们。

陈钰鹏

2010年11月于上海十方阁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名字好陌生，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汉斯·某某某某……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今天都已经被遗忘了。他们在七十五年前写过被德国纳粹统治者及其走狗们认为是很危险的书，所以这些书都被当众焚烧了。他们的书从图书馆、新书店和旧书店被清理掉。他们的名字必须从历史书上抹掉、从德国人民的记忆中抹掉；他们的书必须消失得无影无踪——永远消失。

这一焚书事件几乎是得逞了。过了很久很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才想起了那些流亡国外的作家及他们被焚烧的书籍。记者于尔根·泽尔克于1976年访问了尚在人世的其中几位作家，并写就了《被焚之书》(1977)，在当时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使一个在焚书四十五年后的国家大为震惊，她意识到人们在战后时期仍然没有忘记纳粹分子的凶恶计谋；让人们知道“被焚书作家”中的某些人还活着，

他们曾经秘密地活着，活在一个被忘却的苦难深渊中，没有人对他们和他们的书感兴趣。泽尔克的书介绍了某些作家（如女作家伊姆加德·科伊恩）生平最后几年特别值得欢呼的岁月；某些作家的作品重新唤起了读者和人们的回忆。然而大部分作家都曾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再说，泽尔克的书只收了一小部分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本书所描写的不是零星片段。我毫不例外地跟踪了当时被列入首批“文学作品”黑名单的所有作家的足迹，这份黑名单是焚书的依据。名单上列有 94 位德语作家和 37 位外语作家。当然，并非每一位作家的生平都可从出生到死亡被确实无疑地复原的，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到的，然而留下的空缺只是少量的，关于那些已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消失的作家身份的小疑点也是很少量的。本书中作家的生平常常以“销声匿迹”或“卒年不详”而结束；那些年代，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和踪迹。本书描述的重点是德国作家，焚烧他们的作品意味着对他们生存的威胁；对他们来说，焚书牵涉到方方面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此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家乡、甚至失去了生命。

我在为本书所作的调查过程中不断地阅读这些作家的生平故事、阅读他们的书，我经常屏住呼吸阅读。这些作品中的多数确实已从图书馆消失了。若没有互联网提供的搜索和订购可能性，没有柏林杜登大街那家名叫死神的旧书店提供的、极其丰富的资料，我不可能将此书写成现在这样的形式。曾经有一段时间，邮递员几乎每天上午按我

的门铃，为我送货上门，捎来一本特别稀有的、已被人忘却的书。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本关于英雄的书、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每一本书都是一次反抗的证明，一本本该消失但却被保存下来的书。

我读呀、读呀、读呀，我能发现无穷无尽的东西、发现许许多多我从未听说过的作家的名字，现在，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而且往往带着无限激情阅读着他们的书。当然，其中也有几本没有趣味的书，写得也不好，较为拙劣；内容是好的，但表现形式不佳。显然，并不是每一本被烧掉的书都是杰作。某些作家即使没有 1933 年的焚书事件也同样会被人遗忘的。即便如此，这些作家的故事、他们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同样让我感兴趣。“我尊重所有被第三帝国烧毁的作家，”自己也是被烧毁作家之一的约瑟夫·罗特于 1935 年写道，“哪怕那些我以前并不认识的作家。因为火精炼了他们，使他们变得完美、使我了解他们。”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把被遗忘的人从被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使今天的读者重新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把焚书者的胜利变成失败，让当年的书以新的光芒重新辉煌。重写无数作家生活中的戏剧性故事，写出他们的决断和流亡生活。带着 5 月之夜焚书事件造成的伤口度过的一生，那是一道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愈合的伤口。

我的这本书并未从文学研究角度做作品分析，而只是帮助读者获得阅读印象，使被烧毁的作品尽量生动地出现在读者眼前。本书讲述的生平故事都富有戏剧性。有关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利翁·福伊希

特万格和亨利希·曼等经典作家的篇章通常都比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的篇章短,因为前者的许多事迹已是众所周知,而本书要介绍的是新的东西。每个作家所占的页数并不代表其价值或重要性,而只表示在他们的生活和写作生涯中新的、令我感兴趣的细节内容的数量。

写作这本书也使我能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在这个国家里似乎已经结束了的生活和写作时代。我希望读者也能在本书中找到诸如此类的东西。

Das Buch der verbrannten Bücher

By Volker Weidermann

Copyright © 2008 by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 © 2011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 - 2009 - 160 号

1	记住他们——译者前言
1	作者序
1	导言 五月的一个晚上——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15	第一章 三位幻想作家
27	第二章 孤独斗士
35	第三章 战争中的五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2	第四章 流亡者不妥协
62	第五章 死亡先于瑜伽信徒到来
73	第六章 流亡中的咖啡中心
83	第七章 名家的真实故事
93	第八章 墨水中的金龟子
100	第九章 告别世界
111	第十章 凡是相信的人,请靠近!

118	第十一章	将是一本抢手书
131	第十二章	你们被遗忘的作品
143	第十三章	和卡夫卡裸身在草地上
155	第十四章	你真的不必成为共产党人
169	第十五章	有点嘈杂
182	第十六章	所有的金钱化成了免费啤酒
197	第十七章	我们耽误了义务
207	第十八章	斯大林先生,您的烟斗在哪里?
220	第十九章	戈特弗里德·本和其他麻醉剂
233	第二十章	死还是进攻
246	第二十一章	燃烧的蝴蝶
261	第二十二章	与天仙子一起飞翔
279	第二十三章	魔鬼在执政
290	后 记	

导言 五月的一个晚上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火焰的旁边站着一个脸上泛红的胖女人，她看着已经有一半烧掉的一页书被风吹上天空，紧紧地捏着她丈夫穿着褐色衬衫的手，一面不停地喊着“美好的时光！美好的时光！”一面往人群里挤。她很快就站在了《真理报》记者的身旁；明天，这位记者就要将他的报道发往莫斯科。那是 1933 年 5 月 10 日，刚过午夜，柏林大剧院广场上人声喧哗。远远就能看到火焰冒出 10 米至 12 米高。组织者委托一家烟火技术公司作准备，堆起了八个几米长的劈柴垛，地上事先撒了沙，以免石块路面受到损坏。21 点 30 分，天开始下雨了，这使主持玩火仪式的大师们有点尴尬，他们必须不断费劲地将劈柴擦干，使它们在今天首先要焚烧的东西尚未到达前就能一直燃烧着。尽管天下着雨，还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前几天的报纸一直在暗示这一事件，但人们不太

清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然而,发生十天前那样的重大事件也是有可能的,那天是劳动节,希特勒在滕普尔霍夫广场面对一百万听众用引起轰动的光效应号召德国人民重新团结起来,事后连法国大使也激动地汇报说:“一切显示出良好的、愉快的气氛,一片欢乐,一点没有强制的迹象。”

新政权执政刚刚才三个月,他正在利用一切国家机器巩固政权——利用各个党派的力量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威慑战略。德国人纷纷加入纳粹党,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发展了 150 多万新党员,85 万忠诚的老党员一下子成了少数派,有人担心这样会造成党的迅速公民化,所以 1933 年 5 月 1 日宣布暂时停止吸收新党员。

不过事情没有成功,第一次抵制犹太人的行动也失败了,犹太人做生意的营业额几乎没有减少,老百姓反应被动,因此决定暂时不再搞这样的行动,还是先通过行政机构的措施悄悄地将犹太人从社会生活中排挤掉为好;此外尚可寄希望于具体的公共活动、言论、灯光、火炬游行等。

上述意见似乎很有说服力,而且经调查几乎一致认为,5 月 10 日的焚书不仅要在柏林进行,还应在每一个德国大学城进行,焚书也不是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或者阿道夫·希特勒,或者另一位政府成员发起的。这一主意出自有组织的“德国大学生”,实施这一主意花了巨大代价、投入了巨大激情。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大学里就笼罩着一种极为反动的民族沙文主义精神。自 1931 年夏天起,通过

民主选举，德国大学生正式完全由纳粹大学生联盟的一个代表领导。1933年1月30日过后不久，便完成了“大学生自我一体化”。当德国政府于3月份决定设立国民教育和宣传部时，没隔几天，大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德国大学生新闻和宣传总局”。在“1号通函”中，总局头目在第一条里宣布了总局成立，第二条便宣布：“作为宣传总局的第一个措施，将从1933年4月12日开始，5月10日结束，进行一个为期4周的总行动，所有的大学生和全德公民都要参加。详细内容另行公布。”

两天后，在2号通函中作了详细说明。新宣传总局的第一个措施将是：“由于无耻煽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由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把对犹太人起败坏作用的文献公开烧毁。”通函首先要求大学生们对自己“因不加思考或无知而弄进来的”这类书籍进行一番“清理”。第二，每个大学生必须清理朋友和熟人的书架。第三，大学生们应注意，公共图书馆“必须清除这类资料”。第四，每个人必须在其影响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宣教活动”。

这一切都要赶快进行，要很快。于是大学生们想迅速组织一个所谓的文章服务机构，他们在一封信中要求那些受他们和新政权喜欢的作者写宣传文章，作为“反对犹太败坏精神、保卫德语书籍中的民众意识和思想感受”的行动准备。这一要求是4月10日发给作者们的，要求他们于4月12日交稿。即使对新的民族作家中的最勤快者来讲，这也太仓促了。E·G·科尔本海尔很不客气地写道：“这当然不行